

这样的「滤镜」该不该摘

陆家驹

“白月光”固然美好，“眼前人”更要怜取。我们要做的，是在欣赏经典与珍惜新作之间找到平衡，给年轻创作者一点时间，再多些信心、包容和托举

近年来，我们常常能看到类似“盘点100个某某年代经典角色”的视频，获得大量点赞和评论，也总能听到“《武林外传》之后再无情景喜剧”“经典的华语流行歌曲哪里去了”等说法。人们对过去某些作品充满美好的回忆，这被认为是一种“滤镜”。

有人说，“滤镜”并非滤镜，而是一种事实、一种情怀；有人说，“滤镜”是一种“有色眼镜”，是一种傲慢与偏见。那么，这种“滤镜”到底因何而来，又该不该摘？

人们为什么会有滤镜？

因为青春的集体记忆。人们总说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”，而文艺作品常常是给这段青春定调的BGM(背景音乐)。像70后的《新白娘子传奇》，80后的《还珠格格》，90后的QQ音乐，00后的“养成系偶像”综艺，等等。这些作品陪着一代人长大，往往被赋予很多超越其本身的意义，比如童年，比如挚友，比如群体归属感，甚至参与塑造了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和身份认同。

因为时间的大浪淘沙。每个时代都一定有精品，也一定有俗品。而随着时间的淘洗，平庸之作往往淹没在洪流中，而被人看见并记住的则是精华。就像人们所怀念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港台流行乐黄金时期，也有大量昙花一现的歌手和粗制滥造的歌曲；如今广受好评的电影《大话西游》，当年上映时也曾遭遇票房锈蚀户和口碑争议。历史筛选出了一个时代的代表作，如果仅以这些经典去定义某个年代的创作，自然就会产生“滤镜”。

因为更高的文化期待。心理学上有一个“玫瑰色回忆效应”，是指人们在提取过去的记忆时，往往会主动对信息进行筛选和美化，让记忆变得如玫瑰色一样美好。“滤镜”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，这种记忆的重构，实际上是人们内心深处文化理想的投射。人们总是想象着佳作如云、群星璀璨的盛景，那些遥远的作品集合，因此被美化成“桃花源”。

厚古薄今、贱近贵远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。事实上，镜中之像更多的，是对优良文艺生态的守望。

比如，对创作的敬畏与虔诚。当年，《红楼梦》剧组演员闭关研读原著、同吃同住；《西游记》一台摄像机、一个摄影师，拍了6年，播了几十年。在资源有限、渠道单一的情况下，反而能心无旁骛、追求极致。而今天某些在利益驱动下的文艺生产高度快餐化、同质化，更像是商品而不是作品，一些经典IP的翻拍遭遇翻车。

比如，品质至上的评价标准。过去，一部作品需要经过多重专业关卡的筛选，才能抵达大众。而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人人都是创作者，也都是观众。面对海量作品，算法推荐代替了专业筛选，而它的标准是热度、黏性、流量。一部精心打磨的作品，其声量可能远不及一条猎奇的短视频，要想冲破信息茧房走到大众面前则难上加难。

还比如，包容的网络环境。社交媒体已成文艺观点交锋的重点场域，文艺讨论一不小心就会引发对立和攻讦。一部作品常被贴上非黑即白的标签，点开相关词条入目皆是“控评”“水军”，各大评分网站和热搜榜单也常见“饭圈”你争我夺。倘若理性声音失语，评价空间失守，好作品的标准失衡，佳作也很难拥有土壤。

怀旧也好，期待也罢，这种“滤镜”，观众是该戴，还是该摘？在它面前，文艺工作者又该如何自处？

“滤镜”在某种程度上把观众的胃口养“刁”了，珠玉在前，哪怕把滤镜摘下，人们的审美标准依然不会降级，就像网友调侃“吃过细糠的人，咽不下粗粮”。众多作品中，哪些出自赤子之心，哪些属于急功近利，谁是绝对实力的“王者”，谁又是重金包装的“水货”，观众的心里一清二楚。

所谓“后之视今，犹今之视昔”，几十年后的人也会评判我们今天的文艺作品，留下一些不被时代抛弃的东西，一些能让后人戴着“滤镜”看我们的东西。这既是对自己负责，也是对时代负责，应该成为每名文艺工作者的追求。文艺工作者唯有凭作品立身。流量常常是短线的，那些速成的配方、庸俗的套路经不起反复咀嚼，唯有经典能够打熬时间。

超越“滤镜”的，一定不是对过去的简单模仿，而是对当下的深刻体察。时代在变，观念在变，技术在变，观众的口味在变。创作者们也必须变，或是把老故事讲出新味道，让观众看到像《觉醒年代》《南京照相馆》这样的题材，拍得直抵人心；或是去找寻新的故事，用《枕着光的她》《若月亮没来》这样的原创，去共振当代人的心跳。看见什么、创作什么、留下什么，这个时代的滤镜底色就是什么。

当然，也要看到，始终戴着“滤镜”，对今天的创作是不公平的。“白月光”固然美好，“眼前人”更要怜取。近年来，文艺领域提拔新生代人才的平台越来越多，互联网环境也让更多草根文艺创作者崭露头角，传承在更有活力地发生，优秀的作品在更活跃更蓬勃地生长。我们要做的，是在欣赏经典与珍惜新作之间找到平衡，给年轻创作者一点时间，再多些信心、包容和托举。当我们能够客观看待每个历史阶段的璀璨与特点时，或许才能真正理解何为文艺的进步。

文艺评论

本版邮箱:wenyipl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:张明瑟 版式设计:沈亦伶

为算法注入温度和灵韵——关于AI漫剧的一点思考

魏西笑

生成式人工智能,快速催生着新的文艺形态,AI漫剧(即人工智能生成动漫短剧)就是应运而生的产物。据统计,AI漫剧已成当前微短剧行业增长最迅猛的板块,正经历着类似早期短剧的“内容裂变”,预计市场规模将突破200亿元。AI漫剧以低门槛、快节奏、贴近网络语境的方式进入大众生活,成为普通人参与文化创造的一种新途径。

过去,动画制作往往意味着高昂的成本与漫长的周期。一分钟画面,可能要耗费数万元的投入和数周乃至数月的打磨。而在人工智能介入之后,这一局面发生了明显改变。如今,一分钟动漫短剧的成本可以低至几百元,时间也只需要几周甚至几天。部分爆款项目的AI转绘版本已实现平均降本90%、提效20倍以上。

但这并不仅仅是简单的降本增效。更重要的是,它改变了谁可以参与文艺创作。以往,动画生产对技艺、设备和团队的要求,天然构成了一道无形的门槛。而今天,普通人只需通过输入提示词,就可以参与到形象设计与故事表达之中。技术门槛大幅降低,让更多人拥有了表达的可能。这种被激活的创作热情,本身就值得肯定。

与此同时,AI漫剧的流行,也与当下社会的情绪结构密切相关。生活节奏加快、工作压力增大、碎片化时间增多,使得许多人倾向于选择节奏明快、情绪集中的文艺形式。AI漫剧往往构建规则清

晰、结果确定的虚拟世界,在短短几分钟内完成情绪铺陈与冲突化解,为观众提供一种轻量而即时的精神慰藉。可以说,它并非脱离现实的幻想,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现实生活中的心理需求。

当然,任何新生事物在快速成长中,都会遭遇“青春期”的烦恼。一方面,题材与结构的同质化较为明显,都市、复仇、系统等类型反复出现,部分作品依赖既有模板与情绪标签,人物塑造与叙事深度尚显单薄;另一方面,算法推荐机制在提升传播效率的同时,为了追逐流量,可能挤压多样化表达的空间,使创作趋于类似“15秒一翻转、三句一爽点、单集一反转”的套路。

但需要看到,这些问题并非AI漫剧所独有,几乎所有新媒体文艺在产业化初期都会经历这一阶段。因此我们的态度不应是一棍子打翻、全盘否定,而应聚焦于如何积极引导。

从创作者的角度,在逐渐熟悉技术工具带来的红利之后,需要认识到好内容依然是真正的竞争力。AI工具可以提高效率,但无法替代对生活的热爱、对情感的体察和对价值的思考。真正打动人心的作品,始终源于对现实的真诚回应、对传统的继承发展以及对未来的热切希望。通过引导创作者在题材选择、人物塑造和情节设置上更加贴近现实、关照人心,AI漫剧完全有可能在保持大众化特质的同时,拓展更丰富的表达空间,塑造属于当代人的审美。

理解一台年轻人的晚会——观“最美的夜”跨年晚会有感

王 昕

辞旧迎新之际,“2025最美的夜”哔哩哔哩跨年晚会如约而至。直播人气峰值3.5亿,25万海外用户观看,实时弹幕互动超千万。这个诞生于青年文化平台的节目IP,加入原由电视台主导的元旦跨年晚会格局,使“晚会”这一由来已久的文艺形式焕发出新的活力。

过去一段时间,卫视元旦晚会的内容结构和审美风格趋于同质化,年轻观众遭遇流失,“晚会”作为大众文化记忆的功能有所弱化。“最美的夜”跨年晚会的出现,填补了年轻观众的需求,更在内容组织和观看方式上,打破传统晚会的编创逻辑,通过融入影视、动漫、游戏等流行文化,将“一台晚会”重组为一个分享青年文化、找寻集体记忆的场域。

针对不同年龄层的青年人,晚会并未将受众限制在单一代际之中。弹幕评论中频繁出现的“全是我童年”,指的不只是00后的成长经验,也跨越了90后、80后乃至更早一代的文化记忆。从刘欢演唱的《千万次的问》《我欲成仙》到大合唱《友谊地久天长》,流行金曲作为几代人共享的情感节点,在这里创造着新的集体记忆,更使一代代青年们的“圈层审美”逐渐融入大众视野。

在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上,系列晚会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。这次,戏曲创新主题秀《三打白骨精》、舞剧《牡丹亭》选段“游园”,通过酷炫而大气的舞台设计、精美的编排方式,将传统艺术融汇重构为年轻观众乐于分享的审美时尚,体现了“转化而非陈列”的创作思路。放眼国风国潮的崛起过程,这一思路正是系列晚会将传统民乐、舞蹈和非遗之美,送到年轻人身旁并赢得喜爱的关键一招,也开辟了新的赛道,启发电视台、艺术团院、视频博主乃至普通网友等各类文化主体,主动参与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中来。

从整体上看,“最美的夜”跨年晚会与春晚等“竞品”有着清晰的差异化定位。前者并不追求覆盖所有观众,而是在满足分众需求的基础上,推动青年文化汇入社会主流;后者则承担着面向更大受众群体的文化服务功能,主打合家欢。二者相辅相成,使我们岁末年初的

看台人语

纪录片《天使也有实习期》讲述5位医学生真实的成长故事。救死扶伤美誉的背后是忙到没时间喝水的值班,是细致又繁多的病例整理,如是监护仪的嗡鸣、心细如发的诊疗、生死瞬间的决断……

对观众来说,着实长见识,也真是“见成长”。片中的每个环节,都是医学生的必经之路;患者良好沟通的要求,让“i人”成了“e人”;因为误会而错过手术的实习医生,主动在深夜加班加点;在超声医学科轮转的“小白”,逐渐明白给患者人文关怀和情绪价值是多么重要……观众为他们的工作强度所动容,情绪也随着每一次与患者沟通、老师的提问、手术的成败而起伏,好像在身边看着5位医学生日渐成长。

有趣的是,一些医学生观众在评论区自嘲“不够真实”,并分享亲身经历的生死瞬间,这也使观众对医护人员更添一分敬意。而见识生命的脆弱,是为了坚定生存的意义,就像几位主角的蜕变那样,我们都需要承担生命赋予的责任,尊重他人,善待自己。

(北京市西城区 靳子贤)

打破“舞蹈拙于叙事”的成见

张劲羽

精神历程的载体与契机。一切舞蹈编排、音乐氛围和舞台视觉等艺术手段,其最终目的都是让观众沉浸于人物的喜怒哀乐,理解人物的信仰与抱负,实现一种近乎同步的呼吸与共情。这正是舞蹈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,它能够绕过语言的转译,用身体直接触及那些复杂的内心世界。因此,舞蹈应该充分发挥舞蹈作为媒介的优势,无需追求非得讲述一个充满信息、千回百转的复杂故事,而是致力于用身体逻辑书写一个独属于舞蹈的戏剧时空。

实际上,所谓“舞蹈拙于叙事”的旧有视角,用语言艺术的尺度丈量身体艺术,往往削足适履。若创作者受此观念束缚,极易陷入两种误区:或是让舞蹈沦为图解情节的视觉附庸,削弱其本体魅力;或是使作品流于技巧展示,缺乏戏剧内核。优秀的舞蹈作品应当形神兼备,用精心编排的舞蹈服务于详略得当、流畅清晰的戏剧内容,方能达成打动人心的表达效果。

近两年来,许多编导在舞蹈叙事领域持续探索,将过往舞剧少有涉猎的新题材纳入视野,并以相得益彰的舞蹈设计,创作出不少可圈可点的精彩作品。舞蹈语言的抽象性与多义性,恰恰使其在构建复杂戏剧情境时独具魅力。话剧

锐见

音乐剧『人大于剧』怎么看

任飞帆

“今天晚上,我要去解救‘人质’。”如果你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这样的帖子,不用紧张,更不必担心,你可能只是刷到了一个音乐剧粉丝。在粉丝眼里,喜欢的演员是“人质”,他被品质不高的剧目“绑架”了,所以要买票“赎回”——观众的这种自嘲,其实反映了某些音乐剧“人大于剧”的问题。

当前,音乐剧已经成为中国演艺产业令人瞩目的艺术类型。《2025中国音乐剧市场年度报告》显示,2025年全国音乐剧演出场次1.97万场,票房收入18.07亿元,观众达818.59万人次,在舞台艺术领域遥遥领先。但這些数字背后,一些音乐剧品质不高,只是凭借演员人气吸引粉丝反复观看,才取得高票房。

有一说一,音乐剧市场的蓬勃发展与粉丝青睐密不可分。2018年,综艺节目《声入人心》火爆出圈,阿云嘎、郑云龙等演员成了大众熟知的明星,带动音乐剧市场规模显著增长。除了大制作外,以上海亚洲大厦为代表的小剧场音乐剧驻场演出,通过营造不同于传统剧场的观演氛围,使观众和演员形成更紧密的情感连接。观众会为了一个演员反复看同一部戏,“人大于剧”的现象开始出现。

当演员个人的权重大过剧的质量,弊端便显而易见:一些制作方将演员视为筹码,过度依赖粉丝经济,忽视作品的打磨,弱化了审美价值和思想深度,同质化现象突出。当剧目失去艺术价值,仅靠人气支撑,演员离开了,剧目就下架,这种因人设戏的风气,不利于行业的可持续发展。

音乐剧的核心魅力,在于剧情、音乐与表演的有机融合,演员的价值最终要通过作品得以彰显。2025年,香港音乐剧《大状王》首次北上内地巡演,引起了强烈反响。这部剧并没有内地观众耳熟能详的明星,但凭借富有深意的情节、丰满的人物塑造和多元的音乐风格,成为现象级作品,北京、上海等地门票全部售罄。同一角色不同演员的演绎,并未影响观看的目标人群,反倒令整个故事呈现更丰富的面貌。作品本身质量过硬,也让年轻演员更快成长。

包括音乐剧在内的文艺作品,更应注重“戏招人”,然后才是“人抬戏”。中国音乐剧走过了“从无到有”的阶段,站在了“从有到优”的关键点。只有让作品回归艺术本体,将剧本打磨、音乐编创作为中心环节,才能让这一深受大众喜爱的艺术形式根深叶茂。

舞剧《人在花间住》海报。

资料图片

舞台上难以处理的多重叙事线或内心冲突,在舞剧中却可转化为精妙的视觉交响。

例如,《雷雨》取材于曹禺的经典话剧,用舞蹈的跳跃、拥抱等形体动作超越语言的线性铺陈,在群舞中将多组人物的内心活动与社会关系同时呈现于舞台,复现了周公馆两代人的复杂情感纠葛。《满江红》单独为多个主要人物设置了“心理”角色,用角色身份和心理活动的错位,营造波诡云谲、“于无声处听惊雷”的反差效果。《人在花间住》关注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生活之困,用瑰丽奇特的群舞展现“母亲”病发时的主观感受,又用地方民俗展现母亲青年时的劳作回忆,将难以言说的患病体验转化为具体可感的视觉意象,使得人物与故事尤为真实立体。

长久以来“舞蹈拙于叙事”的成见正在被不断打破。未来中国舞剧创作的关键,或许正在于能否充分发挥舞蹈媒介的独特优势,让舞蹈不仅为剧情服务,更能主动牵引剧情、深化主题;让戏剧不仅提供框架,更能激发舞蹈语言的创造性转化。唯有如此,舞剧才能真正成为承载时代情感、凝聚集体记忆、兼具审美高度与思想深度的艺术精品。